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ark, moody image of a person's face and hands holding a mask. The person has long, light-colored hair. The hands are holding a mask that appears to be made of a dark, textured material. The background shows a city skyline at night, with lights from buildings and a prominent tower on the right.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ark reds, oranges, and blacks, creating a somber and mysterious atmosphere.

黄昏之城

HUANG HUN ZHI CHENG

北方的风笛与诅咒的面具

人修罗◎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黄昏之城

HUANG HUN ZHI CHENG

北方的风笛与诅咒的面具

人修罗◎著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昏之城：北方的风笛与诅咒的面具 / 人修罗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43-1927-9

I. ①黄… II. ①人…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9195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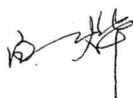
黄昏之城：北方的风笛与诅咒的面具

作 者 人修罗
责任编辑 崔晓燕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 (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1927-9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不只热闹，还有门道

——任或《黄昏之城——北方的风笛与诅咒的面具》序



跟本书的作者任或（人修罗），我是既熟悉的，又陌生的。

任或的父亲任长海是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同事，我们居住在同一个宿舍院里。但小任或是早出晚归的学生，来去匆匆，很少见面。但毕竟多年同住于一个院子，也可说是看着任或一天天成长，一步步长大，直到他出国留学归来。

去年底的某天，任长海特别来找我，郑重地告诉我说，儿子任或痴迷于小说创作多年，并已完成了一部小说作品。他和夫人都不搞文学，不知写得究竟怎样，是否达到一定水准，希望我这个搞文学研究的帮着看一看，给孩子一些必要的指点。

我答应了看看作品，但拿到作品后才知晓任或所写的并非是一般的小说，而是科幻小说。写作有分别，隔行如隔山，对于我这个从事传统文学研究的人来说，任或的写作和他的作品，完全是陌生的。不搞文学的人，并不了解文学内部的分类与区别，即便是传统文学领域，写小说与写诗歌，写散文与写报告文学，都不是一回事。因而，都是各有各的研究者，如同茄子一行，辣子一行，彼此一般并不串行。至于传统小说与科幻小说，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写作行当。研究传统文学的，完全可能对科幻文学一无所知。对于热情期待着的任或父子，我既不能断然拒绝阅读任或的科幻小说，又难以真正理解任或的科幻小说，一时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但让我有些意外的是，我硬着头皮读这本《黄昏之城——北方的风笛与诅咒的面具》，竟然毫不费力地读了下去，而且还有一定的吸引，一定的意味。以我有限的科幻小说阅读经验判断，任或的这部科幻小说，大致上可以归为立足于人类经验世界的“软科幻”，与那些远离现实的科幻味十足的“硬科幻”还是有所区别。这使我有了一点小小的把握，至少可从一个传统文学的研究者的角度，来就这本科幻小说谈谈自己的一些感受。

首先的一个感觉是，《黄昏之城——北方的风笛与诅咒的面具》跟别的科幻小说，或当下流行于网络的科幻小说明显不同，具有自己另辟蹊径的突出特点，那就是作者在一个幻想性的虚拟世界里，由时间与空间的各种转换，地理与物理的幻化处理，着力描写了光明地界、黑暗地界与黄昏地界之间的生死博弈与殊死较量，但却以几位主人公纠结于权与欲、爱与恨、情与仇的行为方式与人性释放，体现出了较为浓厚的人文情怀，实现了相当程度的人性拷问。总体来看，那是一个与现实的经验世界有一定勾连的虚拟的幻想世界。因而，读来不仅不隔，反而会给人们反观现实的人生与人性有相当的参照与一定的启迪。

现在流行的一些网络科幻小说，更多地描写那些怪力乱神，神奇魔力，这多属于自然力量的神化、幻化，及神化与幻化之后的神力与魔力的拼争与较量，因而缺少必要的人文内涵与人性深度，基本不食人间烟火。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是网络游戏的文字演绎，谈不上什么文学的品味。而任或的作品与此明显不同，它在故事与人物的多个层面上，都有自己一定的人文坐标、人性尺度、人情温度。因而，读来并非只有游戏性的热闹，显然还有文学上的门道。而这种具有传统文学元素的内核，恰恰是这部作品最为重要的东西。

其次，作品里的一些主要人物，既有鲜明的形象特征，又有一定的性格体现，有的还有一定的人性深度，如华沙、如班内特，因为有形又有神，人物较为丰满，不像一般的科幻小说人物，不仅天马行空，来去无踪，而且不谙人性，缺少人情，而是亦真亦幻，虚实相间，甚至更接近于现实中的某些人物形象与性格典型。

另外，作品里的一些细节描写，作者也做到了情节性中见真实性，真实性中又有奇崛性。如华沙与奥黛丽的微妙关系，华沙与乔安的激烈搏杀等。这里的一些故事情节，读来相当引人入胜，读后给人印象深刻。

从传统文学的角度来看，初习科幻小说写作的任或，也显露出了一些难以避免的稚嫩与不足，比如在《黄昏之城——北方的风笛与诅咒的面具》的不少地方，不断出现现代社会常见的一些器物与名词，如“政府”、“电影”、“石油”、“直升机”、“装甲车”等。沿用了这些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一些器物及其称谓之后，自然就会带出它们原本的所指与内涵来，这就与作品里偏于灵异的虚拟世界显得格调不搭，味道不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作品的科幻性成分，在使用这些现成的概念时，如何根据作品叙事的特殊需要，适度加以改造与改变，以让它和现代实有的东西相区别开来，看来仍是任或今后写作这类作品时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

以我一个传统文学研究者和科幻文学的外行来看，《黄昏之城——北方的风笛与诅咒的面具》的作者是才华的，有潜力的，他在写作上也是有备而来，苦心孤诣。因为年龄原因，他需要的是知识的积累，人生的积淀，写作的演练。如能努力坚持下去，相信定会有所作为，有所成就。

据我所知，当代科幻小说文学的写作，以刘慈欣、韩松等的作品（代表作为《三体》、《宇宙墓碑》等）艺术水平较高，社会影响较大，这一路科幻小说写作的主要特色，就是科学幻想与人文想象的巧妙结合与相得益彰。任或的科幻小说也是瞄准着这个方向，靠近着这个路向的。这使我对他的科幻小说写作，寄予了一定的希望，也继续葆有着兴趣。

是为序。

2013年11月15日晚于北京朝内



前章：北方的风笛

目录

序：不只热闹，还有门道.....白烨 1

前章 北方的风笛

Chapter 1 黑暗地界.....2

Chapter 2 记忆碎片 NO.1.....30

Chapter 3 黑暗中难以寻觅的光亮.....34

Chapter 4 记忆碎片 NO.2.....73

Chapter 5 异乡.....149

Chapter 6 记忆碎片 NO.3.....216

Chapter 7 黄昏的边缘.....260



前章：北方的风笛



Chapter 1 黑暗地界

2079 年，7 月 15 日。

地球停止转动的第三年。这本应是毁灭性的灾难，却又奇迹般地平稳下来，当然也付出了不菲的代价。天地失去了轮转，被分成永恒的光明、黄昏、黑暗，三种地带。

头顶的天空并非空无一物的浑浊，而是可以清晰辨别黑云的流动，远处的地平线浅浅露出深蓝色的光芒，这里就是黑暗世界的沙漠中心。

在这混沌的天地间流传着这样一段话：

流浪在沙漠的旅人啊。被神所遗弃的孤儿啊。旅行如此漫长，会否总是让你想起家乡的陈酿，以及阔别已久的新娘。

黎明还未来临，你的期盼，似乎还很遥远。可你已步履蹒跚，疲惫不堪。偶尔向神问起，如何才能回到梦中的故乡？他从未回答你。

更不知何时，耳畔姑娘的情话已变为呓语，源自孤独的你不时地自言自语。

但是，如果你遇到黑暗的住民，定会听过这样的话语。沙漠并非一望

无际的死寂，砂石下窜出的毒蝎，干涸河床里湿润的淤泥，枯枝上展翅的雄鹰，无一不是生命的印记。而迷失的你也不必慌张，如果星光和太阳不再指引你前路的方向，只需寻觅回荡天地的风笛声，它必能引你回到久别的家乡。

“好渴……好饿……”黑暗寂静的天空下，一个穿着黑色长衣的年轻男子费力地走在沙漠之上，周围除了一望无际的沙丘什么都没有。

他低下头，手扶双膝，喘着粗气，他已经走了两天两夜，依旧看不到沙漠的边沿。突然间从沙丘的另一端窜出一辆越野车，不断在他周围穿行。

“哈哈。又找到个猎物！”越野车上一个看似衣衫褴褛的家伙得意地叫喊着。

他想干什么？这是年轻男子心中所想。

年轻人盯着对方，趁对方离自己近时，想猛地扑上去拽住汽车的边沿，但很可惜他扑了个空。接着对方不再靠近他，只在周围打转。气力不继的他一屁股坐在了地上，但对方依旧没有上来。时间一分一秒地经过，对方也停住了汽车。但每当年轻人想要起身去追赶对方时，对方便发动引擎飞一般地溜开几百米。几个回合下来，年轻人最后一点体力也耗尽了，他躺在地上，意识也渐渐模糊起来。几十分钟过后，他只感到腿被什么人拽着，后背和沙地不断地摩擦着，但已经没有力气去挣扎了。

“哈哈，今天有肉可以吃了，离上次吃肉已经有半年了吧。”茫茫的沙漠上，对方正拖拽着年轻人走向越野车。

可另一边，噪声传来，装有履带的卡车向这边行驶过来，拖拽者加快了步伐，自言自语道：“我可不会让别人抢了我的战利品。”

履带卡车的驾驶员是一个眉骨突出，眼角略弯，额头较高，黑发稍带鬃曲，满脸络腮胡子，看起来四五十岁的男性，名叫大卫。坐他旁边的是女儿娜塔丽。

很快娜塔丽发现了在不远处沙丘上的那两个人。大卫将车开过去，离得近了，大卫拍了几下车门喊道：“你在干什么！”

衣衫褴褛的家伙吓了一跳，但手依旧不愿放开自己的“猎物”。

大卫手持一把散弹枪跳下汽车，对准他说：“滚！否则我就要开枪了。”

“你……你给我记住！”说着，那人松开了手，一溜烟跑回了越野车上，发

动引擎离开了。

大卫救起年轻人，将他带到一间位于沙漠上的木屋内。

“他看起来不像黑暗地带的住民，你在这里好好看着他。”大卫嘱咐着女儿，随后便出了房间。留下女儿娜塔丽和躺在床上的遇险者。娜塔丽无所事事地瞅着眼前这人，他戴着眼镜，有着灰白色的头发，穿着一身黑色长衣。

“在黑暗地带穿成这样，还好我眼睛尖。”娜塔丽好奇地打量着这人然后慢慢将对方的眼镜摘下来评论道：“长得不错。”

这时面前的男子似乎恢复了些许意识，娜塔丽将眼镜放到桌上。

男子在朦胧中看着娜塔丽叫出了一个名字，“奥黛丽。”

“爸爸，他醒了。”娜塔丽打开房门冲外喊道。

随着脚步声，大卫回到房间，他扶起遇难者的身体，将水喂进对方嘴里。对方咳嗽了几下，睁开眼睛问道：“这是在哪儿？”

“年轻人，这里是黑暗地带的沙漠。”

“是你们救了我？”

“没错。”大卫笑着看着他。

“谢谢。”说着这年轻人想凭自己的力量撑起身体，但严重脱水的他根本使不上力气。

娜塔丽站在一旁挖苦道：“男人总喜欢逞强……”

“年轻人，你先在这里休息吧，有什么话等以后再说。”说着大卫扶对方慢慢躺下。躺下的年轻人不一会儿又睡去了。

“娜塔丽，我还是有些不放心，你待在这里继续看着他。”

黑暗地带的黑夜与白昼让人无法辨别，大概傍晚时分，一声凄厉的惨叫传遍整个屋子，随后被惊醒的年轻人又听到房门匆忙的开关以及急促的脚步声，他坐起身，动动手脚，感到身体似乎恢复了一些。戴上眼镜，下了床，端起桌上的烛火走出房间。他身处二楼，穿过走廊走下吱吱作响的木质楼梯来到一层，遇到了刚从餐厅里出来的大卫。

“年轻人，你醒了。”

“睡得不错。”年轻人边答应边打量着大卫，他身上的衣服似乎刚刚被什么抓过，皱在一起。

“刚才的声音是？”

“只是我妻子的病又犯了而已。”大卫赶紧整理了几下衣服。“我刚想去叫你，正好你下来了。一块儿进来喝口汤吧。”

走进餐厅，就看到娜塔丽正坐在餐桌前抱着一个颤抖的妇人，“那是我的女儿娜塔丽，还有妻子爱尔伯塔。我叫大卫·狄更斯。来来，坐这里。”年轻人坐下后环顾四周，发现这里的窗户也如同二层一样都被紧紧封死，整个房间密不透风。

“你还很虚弱，不能吃太硬的东西。”大卫说着将一盘蔬菜汤放在年轻人面前，又问道，“年轻人，你叫什么？”

“华沙·弗雪洛。”

“弗雪洛……”大卫听到这个姓氏时似乎吃了一惊，随口说道：“很少见的姓氏。看你的装扮不像本地人。你怎么会来这种不毛之地？”

“我只是一个迷失在沙漠中的普通旅人。”对方这般回答，大卫知道他隐瞒很多：“如果你一定要这么说，我只好请你现在离开。”

俩人相望了有几分钟。华沙缓缓道：“我是个杀人犯，被流放到黑暗沙漠的中心。”

“杀人犯？不过我怎么不记得哪个城市有这么麻烦的刑罚？”

“是特默内斯（黄昏地带的城市）新设的，我想他们是为了减轻黄昏地带的负担吧……”

“把人往沙漠地带扔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毕竟大多数人都挤在黄昏地带。像我们这样自觉住在黑暗地带的人少之又少。不过，你杀了什么人？”

“多到我记不清了。”华沙低头摘下眼镜似乎想到了什么，满脸愁容。大卫遂道：“是不是我的话让你回忆起了难过的往事？”

华沙抬起头，用他那如冰霜一般的眼睛瞅一眼对方，便又戴上眼镜说：“我只是在为我所犯下的罪过忏悔。我还是现在就离开吧，谢谢你的晚餐还有水，相信这些热量足够我走出这片沙漠了。”华沙站起身就要走。

“走出这片沙漠？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想徒步走出这里需要一个礼拜，还要昼夜兼行。我是个很自负的人，比起你的话语，我更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卫坐在椅子上，不知何时起手中玩起了硬币，“如果你执意要走我不会拦你，但你也可以选择明天和我们一起前往这沙漠边缘的小镇。”大卫说话间并没有看华沙，

而是靠近自己的妻子，用不断旋转在指尖的硬币吸引她的目光，突然之间，硬币化作一团火焰消失掉了。爱尔伯塔本来呆滞的表情一下子喜上眉梢，猛地抓住他的手。大卫冲娜塔丽说：“我带你母亲上楼，这里你收拾一下。”接着又冲华沙挤挤眼：“我妻子以前最喜欢看我表演的魔术。”

大卫离开后，娜塔丽便一言不发地开始收拾桌子。华沙看到只有自己的汤没喝完，赶紧加快了速度。饭后，华沙看着娜塔丽收拾的身影，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看她的样子应该年纪不大，大概十五、六岁左右。脸庞明显汲取了她父母的优点，大眼睛，长眉，翘嘴，略带鬈曲的黑发，还梳着一个马尾辫。可注意到华沙视线的娜塔丽总会时不时地瞪他一眼，充分表示出对这个自称“杀人犯”的家伙打量自己的厌恶。

夜里，娜塔丽和她母亲都睡去了，大卫有些不放心的华沙，在他门外听了一会儿，发现屋里没动静，大卫举着烛火悄无声息地推开门，华沙安静地躺在床上，于是大卫又悄无声息地把房门关上。可他刚退出去不久，华沙便起身，悄悄打开一旁本就有些微微开启的书桌抽屉。在里面摸索了一会儿，掏出了一张面具的残片，那上面印着一个弧形的眼睛。

第二天一大早，大卫敲响华沙的房门，“我们该出发了。”

大卫给了华沙一件亚麻布做的披风，接着俩人来到一楼。推开大门，一阵夹杂着沙尘的气流席卷而来，让没有做好准备在华沙吃了满嘴沙子。“哈哈，抱歉抱歉，忘了提醒你。这是黑暗沙漠地带特有的‘出门礼’。”说着大卫帮华沙将披风的帽子戴上。

天空还是一如既往的暗沉，风不小，华沙和大卫来到房子后面，娜塔丽和她母亲已经在那里了，两副十字架矗立着，但有些歪了，大卫走过去将它们摆正，冲华沙解释道：“每周我都要带疯掉的妻子来这里一次，来看看我们两个死去的孩子，否则她会拼命地伤害自己。”

华沙看着大卫妻子那疯狂中夹杂着悲伤的脸庞，心中不免燃起同情之意，刚想问大卫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察觉到娜塔丽那不友好的眼神后，没问出口。

就这样沉默了一会儿，大卫突然从身后抱起瘫坐在十字架前的妻子爱尔伯塔。她大叫着，双手胡乱地向后去拍打大卫。大卫则不管她怎么挣扎，直接将其抱进卡车的后车厢，然后上了锁，露出苦笑拍了一下略显惊愕的华沙说：“上车吧。”

卡车开动，速度不是很快，但依旧越行越远，不久黑暗便吞没了远处的房子，身后车厢里的尖叫也逐渐弱下来。娜塔丽肘搭在窗沿向外望着，华沙坐在中间，大卫握着方向盘哼起小曲来。娜塔丽说：“难听死了。”

大卫撇撇嘴，看了眼右反光镜上女儿的半张脸说：“娜塔丽给大家唱个好听的吧。”

“哧，我可不是小丑。”娜塔丽回绝时连头都没转一下。

华沙被夹在中间，也不好掺和这对父女的谈话。

大卫抬头看着天空，自己解闷道：“今天是个好天气呢。”

华沙和娜塔丽听到他的话，不约而同地抬起头，只见深紫色的天空中繁星点点，接着俩人又都低下头，不知何处传来了富有节奏的呢喃声：“想起梦中的摇篮，眼前注满黑色的纷乱，当神的臂膀不再充满温暖，谁能驱散这黑暗与凄寒。但无所畏惧的旅人们点起纷繁的篝火，唱起北方的民谣，请不要退缩，请不要沉默，请跳起家乡的舞蹈，行走在星光的沙漠。”

三小时后。

“奥黛丽……”

“你怎能忍心抛下我和詹姆？”

“对不起……”

“我走了，你就留在地狱的火湖里继续忏悔吧。”

“奥黛丽……”从梦中醒来的华沙缓缓睁开眼，发现自己还是坐在卡车里，并没有跌进更深的地狱，只不过这时开车的换成了娜塔丽，大卫坐在华沙右边睡着了。

“做梦还叫着女人的名字，真是没出息的家伙。”娜塔丽小声嘀咕着，表情显得很瞧不起他，华沙则笑了笑，对她的话并不在意，问：“还要开多久？”

“如果天气一直这么好的话，离最近的城镇只要五个小时。”

听娜塔丽这么说，华沙看着窗外，漫天的飞沙，卡车的玻璃窗也在哧哧作响。

这时大卫也醒来了，打了一个哆嗦，揉揉眼睛指着前方说：“再不久就有个中转站，我们会在那里休息会儿。”

不一会儿，卡车停下了，一个亮着灯火的破旧屋子坐落在眼前，还有一辆卡车停在旁边。推开门，一卡一卡的音乐声从上了岁数的唱片机里传出，庆幸

的是女歌手的声音还是那么美。这里是个酒吧，零星几个蒙着黑披风的人坐在小个儿的空酒桶上，而大个儿的空汽油桶则变成了桌子，上面摆着几杯看似酒精饮料的液体。最里面的吧台上没有摆酒，只有几个布满灰尘的空杯子。大卫从车上拎下来两个沉甸甸的蓄电池，“哐当”放在了吧台上。

吧台里面，一个老头慢悠悠地站起来，抱怨道：“大卫，你轻点，小心把我这副老骨头架子震散了。”说着他拧开手中酒罐的盖子，喝了一口，咧嘴露出仅剩的两三颗牙笑着说：“你每次都这么准时。”

大卫回应地笑了一下又匆匆走出去，从卡车上卸下一桶水和一袋粮食。就在这时，“嘿，小姑娘，过来陪我喝一杯吧。”一个蒙着黑披风的人将连衣帽摘下，露出了寸草不生的光头，说着每个好色的小混混都会的台词。听到这话，站在吧台前的娜塔丽很不屑地瞥了他一眼，对他的话置若罔闻。

这人满脸短胡子，又狡黠地笑道：“嘿，你没听到我说什么吗？”

吧台里面的老头这时收起了笑容，显得有些害怕。华沙也瞥了一眼那光头，只见对方的脖子上挂着一个绑满荆棘的十字架项链。

对方站起身来，端着酒杯走向娜塔丽，靠在她旁边对吧台里面的老头说：“给这位小姑娘也来杯酒，我请客。在这鬼地方能看见这样一朵带刺的野花还真不容易。”

老头赶紧从吧台底下拿出一瓶色泽较浅的白兰地倒了一杯，摆在娜塔丽面前。娜塔丽接过酒杯，突然将酒泼在光头脸上，说：“请将你那恶心的脸从我面前移开。”老头看到白兰地被这么浪费，不由得抿了抿嘴。而接下来更让他吃惊的是娜塔丽在看到光头脖子上的十字架时竟一把拽了下来扔出去老远。与此同时，另外几个蒙着黑披风的家伙都猛然站起身来。老头见势不妙，赶紧蹲下把头躲进吧台内。

“这是怎么了？您别生气。”刚进来的大卫看到大家剑拔弩张的样子赶忙放下手中的水和粮食，捡起地上的十字架来到那光头面前，一边掸去上面的灰尘，一边用自己的衣服帮对方擦满是酒水的脸。对方一把打开他的手，似乎有些怒不可遏。但突然又转成了笑脸，用轻佻的口气说：“真是个泼辣的小姑娘，是你女儿？”

大卫赶忙连声答道：“是，是的。”

“不错。人长得又漂亮。你们住在哪个城市？”说着这光头竟摸了一下大卫

的脸。

“伯德。”大卫将十字架递还给他。

“是个好地方。”光头突然侧身到大卫耳边小声说，“我们还会见面的。”然后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冲娜塔丽礼貌地点点头，叫上其他几人走出酒馆。很快卡车引擎声传来，吧台里面的老头这才松了一口气冒出头来。

“不好意思，弗里奥，给你添麻烦了。”大卫对酒吧老板表示着歉意。

“没关系，不过你女儿的脾气是大了点儿。”老弗里奥又喝了一口酒，冲娜塔丽调侃道：“小姑娘，要不要来杯酒压压惊。”

“哼，不必了。”说着娜塔丽笑了出来，“那种混混我才不放在眼里。我先回车里了。”

弗里奥和大卫都挑挑眉看着娜塔丽的背影，接着老头倒了杯酒递给大卫，说：“连身形都像极了她母亲。对了，不让你妻子出来透透气？”

大卫喝了一口笑着说：“我可不想再给你打扫店面了。”

弗里奥也笑了笑将目光转移到华沙身上说：“嘿，陌生的年轻人，你不来杯白兰地吗？这可是十五年品质，上个时代的好东西。”

“哦，好。”

在华沙答应后，弗里奥却没有倒酒而是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换这杯酒吗？”

“呃……”被这样问，华沙愣了一下，回说：“没有。”

大卫插话道：“别听他瞎说，什么上个时代的好东西，明明是几个月前我运来的。弗里奥，圣玛丽教团的人应该给你带了不少好东西，你不会小气到连杯酒都不舍得分给我这位小兄弟吧。”他摇了摇杯子，看着里面浅色的液体对华沙解释道，“烂苹果制作，在橡木桶里待了不足半年。”

弗里奥攥着酒瓶子说：“在这鬼地方生活可不容易，只要带点酒精的就是贵重资源，再说刚才那秃子才给了我两袋粮食，对了还有一本《圣经》手抄本。”

大卫一口将酒倒进嘴里问道：“刚才那秃子，他经常来吗？”

“今天是第一次见到他，似乎是圣玛丽教团新派到这沙漠附近的传教士，叫什么扎卡里。看上去不是什么好家伙，希望你女儿刚才的举动不要惹上什么麻烦。”弗里奥边说边倒了杯酒给华沙。

“谢谢。”华沙拿起杯子致谢道。

“以前圣玛丽教团的势力一直在黄昏地带蔓延，最近这几个月也开始打起黑暗地界的念头了……”大卫抹了抹嘴角。

“呵呵，其实他们不错，一直无偿地送粮食，还要在几个城市开办医院，我想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整天绷着个脸，看着挺吓人的。”弗里奥又拧开自己的酒瓶喝了几口。

“吓人的不是他们的脸而是他们腰间的佩剑啊。”大卫提高了声调。

弗里奥不以为然地说：“真希望他们保持现在慷慨传统的同时再送我点蓄电池，这样就省去你每次来我这里的麻烦了。”

“呵呵，这么说我岂不是要失业了。不过他们过于慷慨的传统怎么看都是有阴谋。”

“你也不要太过杞人忧天，毕竟他们大部分不像刚才那光头一样。”

“话虽如此……”大卫念着，看表情似乎是失了下神。他将仅剩的几滴酒倒进嘴里之后把杯子放在桌上说：“该出发了。”

弗里奥费劲地弯下腰去，拿出两桶汽油摆在大卫面前。大卫笑着说：“是教团给的？果然还是收了不少好东西啊。”

“呵，这玩意儿我拿着也没什么用，给你了。”

“那谢了。下次我会给你找点带酒精的东西来的。”

弗里奥露出他仅剩的几颗牙笑了笑，好像又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怀中掏出一个小本对华沙说：“喂，年轻人。这本《圣经》你要吗？我这个年纪再祈祷什么都晚了，我想它对于你或许有用。”

华沙接过来：“谢谢。”

之后大卫将油搬进后车厢，他将已经在车厢里面睡着的妻子叫醒，喂了几口水。不一会儿，卡车引擎便再度随着尖叫声响起，驶离了酒馆。

“再不久就到了。”大卫叫醒了再度睡着的华沙，他睁开眼，风沙已停，零星的灯火点缀在不远处。“那里就是黑暗地界的城市，伯德。”

车开得越发近时，华沙才察觉这灯火相比于城市的规模来说实在稀少得可怜，城市外围还有一圈铁丝网。进城，一栋栋高耸的建筑分立街道两旁，除了阴暗便是沙尘，根本看不到半个人影。“不要惊愕，大多数人还是选择了离开。那就是我家。”大卫指了指一栋四层的小楼，“不过咱们要先去一个地方。”